

妙色王因緣經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介時世尊從定起已為諸四眾演說無上甘露妙法時有無量百千大眾前後圍遶諸根不動聽聞法要時諸苾芻既見大眾身心寂靜慇懃聽法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惟願慈悲為斷疑網如來大師無上法主今此座中聽法諸人何故慇懃身心不動聽聞妙法如飲甘露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我於往昔為求法故敬心慇懃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說彼因緣乃往古昔於婆羅痲斯大城中有王名曰妙色以法化世國土豐樂人民熾盛無諸鬪戰詐偽怨賊亦無病苦

灾橫之事稻蔗牛羊在處充滿亦無瓦礫荒梗棘荆恩育兆人如觀一子其王敬信意樂賢善自利利人發堅固願有慈心希大法愍人眾愛群官除去怪貪常為大捨王之夫人名曰妙容顏貌端正威儀詳審眾德圓滿人所愛樂其王惟有一男名端正子年雖幼小忠孝仁慈王所愛念無離左右後於異時其妙色王心希勝法召集群僚而告之曰我於妙法情生渴仰卿等宜應為我詢訪時諸大目前白王曰大王當知大覺世尊出興世者方有妙法王報臣曰今雖無佛試為我求時王即便以箱盛妙金寶懸於幢上鳴鼓宣令普告四方若有為我宣勝法者我以金箱報其恩德廣設音樂而慶讚之如是詔召經歷多時竟無一人能為說法時王渴仰憂懷而住介時帝釋徧觀下界誰善誰惡誰於勝因情無懈倦遂見此王為法憂惱便作是念此妙色王久希勝法我當試之其事虛實遂即

化作大藥又身手足異常面目可畏來至衆中而白王曰仁求勝法我能說之王聞法音歡喜踊躍告藥又曰密跡主有妙法者幸願爲說我當諦聽藥又告曰大王今者生輕法心謂爲易得即令宣說事不應然我身飢虛何能爲說王聞語已尋命膳官所有上食速宜奉進藥又告曰王厨之食非我所養人熱血肉是我常食王言人之血肉何可卒求藥又曰王之愛子宜應見與王聞此語便作是念我父辛苦尋求勝法今聞法音便成無價時端正子在父邊立聞是語已跪白王曰惟願父王勿生憂惱父之所望當令滿足可持我身奉密跡主以充其食王曰汝見求法捨所愛身善哉丈夫隨汝所樂其端正子即便以身奉上藥又藥又受已對王大衆分裂其身噉肉飲血王雖見此慕法情深了無驚懼時密跡主復告王曰我仍未飽更與汝妻時妙容夫人亦在王側聞斯語已亦同其子身

奉藥又藥又受已噉其血肉復告王白然我飢腸尚未充足王復白言密跡主一子已施妻復重食尚云飢虛隨意當取我願供給無退轉心藥又告曰王之自身宜與我食王曰善哉實不敢悖然我身死如何聞法今我先可聽其妙法既受持已當即捨身是時藥又共王立要即於無量百千萬億大衆之中說勝妙伽他曰
由愛故生憂 由愛故生怖 若離於愛者 無憂亦無怖
王既聞此勝妙法已心生慶幸歡悅無量告密跡主曰我已聞法如說奉持今我此身隨意當食時天帝釋見王爲法身心不動如妙高山知其必當證無上覺捨藥又像復天帝形信喜內充怡顏前進一手携子一手持妻而告王曰善哉善哉是善丈夫堅裝甲冑破煩惱軍濟度愚迷出生死海觀斯勇猛必當不久能成無上正等菩提汝之妻子今我相

付時王即便白天帝曰善哉善哉天主僑尸

迦降大慈悲為善知識已能滿我樂法之心

是時天帝於大眾中忽然不現

尔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生異念

彼時妙色王者即我身是端正子者羅怛羅

是妻妙容者即耶輸陀羅是汝等當知我往

昔時為求法故捨所愛妻子及以己身尚無

所悟何況餘物由此緣故今時所有一切大

眾從我聞法專心聽受無有疲厭又由我昔

求法忘勞今於長夜為眾說法亦無疲倦汝

等苾芻當學於我恭敬尊重勤求勝法既聞

法已如說修行勿為放逸尔時諸苾芻及人

天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妙色王因緣經

佛為海龍王說法印經 不出字

右遶佛塔功德經

般涅槃後灌臘經

灌臘上音貫下音達 觀初音達下音考

二驢下音駱 駝二音 蒺藜下音帝反劇

反棘刺上音紀下音力 群僚下音 詢訪上音息 箱盛下音

反棘刺上音紀下音力 群僚下音 詢訪上音息 箱盛下音